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六期

大运河规划的文化律动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2021年4月13日,我省出台了《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标志着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沧州作为大运河流经最长的重要城市,近年开始进行大运河景观带的建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总结过去经验,开拓新成果,2月27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邀请有关人士,就大运河景观带建设的成绩和今年的新规划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大运河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杜金月、大运河爱心志愿协会名誉会长王成东、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他们都是大运河景观带规划、建设的一线人员或参与者,为提升城市形象、丰富大运河沧州段的人文景观、丰厚城市历史,洒下了汗水。

去年,南川楼、朗吟楼在市区大运河畔相继建成,与清风楼一起,构筑了沧州的历史文化地标。这两处新景观和清风楼目前呈现什么状态?今年将有哪些开发利用?2021年,沧州市区还出现了哪些建设新亮点?在大运河景观带建设提级上收到哪些新效果?沧州城内运河流经地各有哪些新变化?今年大运河景观带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将采取哪些措施,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文化种类参与进来,将大运河景观带变成一道律动的饱含人文关怀的文化带?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探讨。欢迎读者入群互动。

时间:2月27日上午9点
电话:18833783089

捷地御碑苑新添两景观

完成“印证运河”“九河禹迹”命名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捷地御碑苑景区是2021年全市旅发大会重要景点之一,生动再现了明清文化的艺术魅力。18日上午,经过考察,沧县计划再添“印证运河”“九河禹迹”两处新景观,御碑苑由原来的“九园十八景”,将变成“九园二十景”。

御碑苑景区有千里大运河上唯一一方巨印“人智河清”,这是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在建设大运河廊道时所刻。2021年,“御碑苑”景区工程建设时,因统一规划,巨印和大禹雕像暂时存放。沧县县委、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对巨印和大禹像重新安放非常重视,于18日上午邀请韩焕峰和当时负责筹建大运河廊道的南运河管理处原副书记沈国义现场考察,并委派沧县政协副主席吕国富、原副主席刘云甲、捷地回族乡乡长代鑫等陪同考察,协商安放地点和命名事宜。

通过实地考察,巨印位置选在“御碑苑”东侧,此处三面开阔,是游客必经之地。大禹雕像也安置在合理位置。考察期间,大家对两处景观的命名提出意见,资深摄影师王少华认为,巨印是千里大运河上的唯一一处篆刻景观,应突出其独特性,以利宣传沧州。韩焕峰认为,御碑苑已有景观都是四字命名,新景点命名应体现统一性,突出篆刻和运河。本报记者认为,印与运河两个关键词中间应以动词连接,以彰显篆刻文化和大运河文化悠久持续的生命力。韩焕峰遂提议,以“印证运河”命名为好。对于大禹像景点,韩焕峰和记者提出“九河禹迹”的命名方案。因沧州处九河下梢,世人皆知,大运河在九河基础上形成,而捷地分水闸正是为向东海排水而建。典出有则,认同性也高。对此,沧县方面十分赞同,表示将择期对巨印和大禹像进行迁移,并进行景点标识等工作。



王少华 摄

季振同烈士女儿季平龄问候家乡父老:

“英魂归故里 我心春意浓”

本报记者 祁凌霄

今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季振同烈士的女儿季平龄老人,从北京分别给沧州日报社及各界人士和沧县县委、县政府写来两封信函,就促成季振同烈士故居落成表达衷心感谢,并向家乡父老致以节日的问候。

致信沧州日报社 感谢多年来不懈宣传

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七,记者收到季平龄老人从北京发给沧州日报社的感谢信。这封信是老人元宵节期间所写。在举国上下喜庆团圆的日子里,老人没忘沧州的父老乡亲,以92岁高龄,执笔写下对乡亲们衷心的感谢和节日问候。

“沧州日报社、沧州各相关部门、沧州各界人士以及沧州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我是季振同烈士的女儿,今年92岁的季平龄。我在北京的家中向各位问好,给大家拜个晚年,并祝各位元宵节快乐,阖家幸福团圆。”

拆开信件,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在信中,季平龄老人说:“我的父亲季振同在1931年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与诸多爱国官兵共同缔造了一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起义,绘就了一幅红色起英雄谱。‘宁都起义’的胜利直接瓦解了蒋介石派往江西的剿共兵力,增加了红军有生力量,产生了可歌可泣的红五军团。季振同同志指挥,成为中国革命史、中国军史中的一座里程碑。”

对于季振同烈士的丰功伟绩,因为历史原因,在他的冤案平反之前及平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公开介绍得很少。有关“宁都起义”的文章中,对烈士事迹或一语带过或疏漏或错讹。烈士在起义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作用?“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起义后烈士又有哪些贡献?众说纷纭,迷雾重重。然而,家乡并没有忘记烈士的功勋,沧州各界及有关文史工作者,对烈士的事迹及“宁都起义”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探索和梳理。这些文章,近20年来陆续通过各级媒体及《沧州日报》刊登出来,烈士的功勋逐渐清晰。

以《沧州日报》为例,10余年前,先是报社工作人员季彦胜(季振同的邻居)写来烈士的有关文章,后来又在老党员季辛生(季彦胜之父,离休干部,已故)的帮助下,本报记者对季振

同故居及轶事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并以《将军庭前野草花》为题刊发,后又以专栏“触摸沧州文脉”“寻访沧州名人故居”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对烈士事迹及故居情况予以关注和报道。去年,本报记者与沧县筹建季振同故居的有关人士,一起到北京、天津进行深入采访,获得季振同烈士当年领导“宁都起义”的许多第一手资料,7月1日以特刊的形式刊出。

季平龄老人说得不错:“季振同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经过沧州媒体的不断呼吁,沧州各界人士的持续关注,沧州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稳步落实,沧州父老乡亲的热切盼望,季振同故居得以修缮完成并落成揭幕。”

感谢家乡沧县 修缮季振同烈士故居

季平龄老人致沧县的感谢信写于春节期间,沧县有关部门是在元宵节前后收到的。

老人在信中说:“我始终收获来自家乡沧县的关怀和问候,心中对家乡的感激和思念从未间断。家乡人民质朴热烈的情意为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让我的内心如春天一般生机勃勃。我们都是沧县的儿女,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故乡给予我们的坚强不屈与温厚善良,我们的根系都深植于故乡辽阔的土地上。”

季平龄老人及家人“对尊敬的杨猛书记、穆春江县长、董永盛主任以及沧县的父老乡亲表示感谢,家乡人民没有忘记牺牲了近90年的季振同烈士,也没有忘了远在他乡的季家儿女。”

读到这里,让人不禁动情,想必,老人在写信时想起多年来的往事,也已泪眼婆娑。季振同烈士蒙冤时,人才两岁,随母亲刘玉芝(冯玉祥将军内侄女)在以后60多年的岁月里,过着颠沛流离、改名换姓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前,她们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和迫害,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和朋友家中,度日如年;新中国成立后,因季振同是“反革命”,母女俩更不敢暴露身份。直到1979年春,多病的刘玉芝在女儿季平龄的搀扶下,找到了曾与季振同一起领导“宁都起义”的苏进和李达等人,请求他们代为季振同平反。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苏进等12位“宁都起义”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6月22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



“……我听过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此后,季振同得以平反,恢复党籍。(据《党史博采》)

如今,从北京101中学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季平龄,对烈士平反前的颠沛流离依然刻骨铭心,对此家乡给予她的温暖亦感念于心。她说:“多年来,沧县人士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季振同烈士及‘宁都起义’一直进行着探讨和交流,对季振同烈士的史料征集也不曾停滞,始终如一。在我们多次往沧县期间,均得到了沧县方面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欣慰。2021年11月1日,季振同烈士故居经过沧县相关部门的科学策划和积极落实,修缮完成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英魂回归故里 希望建成红色基地

季平龄的儿子宋红说,去年11月1日,她陪季振同故居修缮落成时,他和家人陪同母亲参加了揭幕式。在揭幕式上,母亲感慨万千,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说起。在大红色的贵宾签字簿上,母亲郑重写下“感谢沧州家乡的亲人们!”一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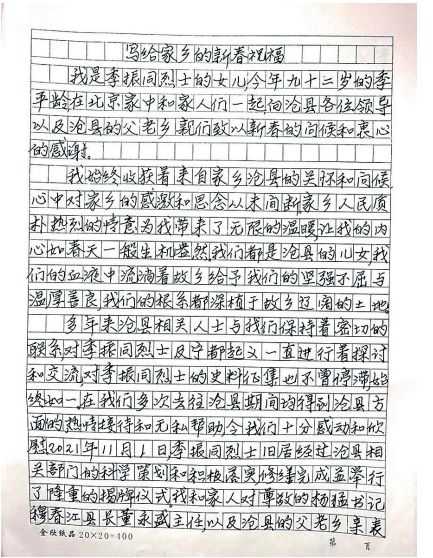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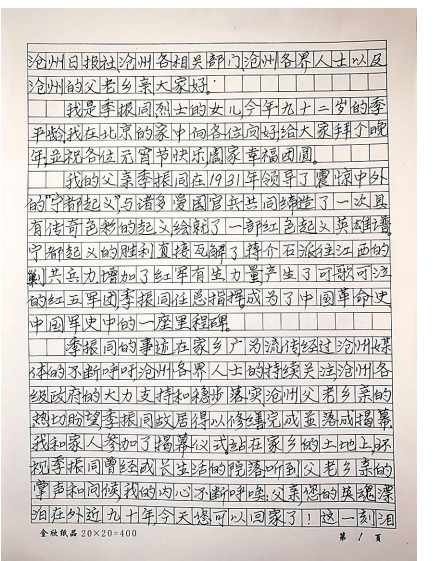
这一行字字数不多,但凝结了季平龄老人90多年来沉甸甸的心绪。现在通过季平龄老人致

沧州日报社的信中可见一斑:“我和家人参加了揭幕仪式,站在家乡的土地上,环视季振同曾经成长生活的院落,听到父老乡亲的掌声和问候,我的内心不断呼唤,父亲,您的英魂漂泊在外地近90年,今天,您可以回家了!这一刻泪水肆意地流淌,心中的郁结终于溶解,所有的人和往事在脑海中闪现。感谢家乡没有忘记季振同,感谢家乡一直以来对季振同后人的关怀和帮助;感谢沧州各界对季振同事迹的宣传和季振同故居修缮的支持;感谢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们。”

在致沧州日报社和沧县县委、县政府的信上,季平龄老人提到:“希望季振同故居能够成为沧州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为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希望季振同旧居为家乡红色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沧州这片红色的土地,季平龄老人一往情深。在信的末尾,再次祝愿家乡人才辈出,人杰地灵。父老乡亲平安富足,春节快乐。

是啊,这片英雄的土地,因为季振同等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丰功伟绩而鲜红夺目,当代沧州儿女们必将珍惜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平安富足,接过红色旗帜,发扬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再接再厉,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一)

陈秀春

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刘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关于刘完素的出生地,传说有三个地方:

一是肃宁县羊边村(师素村)。据肃宁学者编写的资料记载:父刘路,母王氏,全家三口艰难度日。刘完素小名天喜,3岁时,父亲离世,家境愈加贫寒。7岁又遭洪水之灾,家乡一片汪洋。大部乡民逃往他乡寻求生计,其母子亦不例外。为了生计,只好将田产典卖给本村大户姜姓,随母逃难。漂泊至河间,寄居于城南十八里营村(今九吉乡刘守村)。富户杨翁予以收留,居于场屋筒舍,让刘完素为其牧羊,供给食宿。杨家有私塾,其子亦在私塾读书,塾前有池塘数亩,刘完素放牧出归都畜塘边。或驻听读书朗朗、或侧听老师授课、窥视文书,久之私塾先生看刘完素求学诚笃,不计学费,义务教习。刘完素母病,三次请医不至,不幸病逝,遂立志学医。后人为纪念刘完素,改羊边村为师素村,取“大师完素”

之意。并在刘完素家宅基地上建成“刘完素庙”,立塑像。

二是河间市西九吉乡刘守村。据河间市刘守村编写的资料中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在河北正定修大佛寺,当时河间知府为防河间水灾,在河间城东(刘守村)修镇海寺,派周、刘二人守护,宋朝时形成村庄名周刘店,公元1110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时,刘完素在周刘店出生。刘完素生活年代正是宋金战争时期,金军攻到河间,宋兵在河间往东一里一营依仗驻军,到该村是第十八里,于是村名改为十八里营。刘完素去世后,十八里营村改名刘守村,由周姓财主出资修了刘守真庙。这里有前、中、后3个刘守村,被当地百姓称为“刘爷庙”的刘守真君庙位于中刘守村和后刘守村之间。村里传说有“唐贞观修镇海留下周刘店 陈希夷传守真医术受皇封”的说法。资料还说,刘完素生前曾在河间城西李府设馆授徒,去世后,其徒将李府改为师素府。

三是1923年王庆琦所写《惠济元医广济侯刘守真君口史》碑文,记载了刘守真生卒年月及籍

贯。说他“生于南宋宋宁宗二十九年(1123年),原籍浙江绍兴府兰溪县,又迁居嘉兴府秀水县,成进士入太医院八年,简放直隶河间府,卒于武宗二年(1309年)”。刘完素生于浙江兰溪县似不可取,“成进士入太医院”“简放直隶河间府”等应载各地县志。查《兰溪县志》(光绪十三年本)《秀水县志》《河间县志》,均未收载,特别是《兰溪县志》及《秀水县志》对刘守真只字未提。资料记载:明朝授刑部主事章拯,金华府兰溪人,在《重刻刘河间保命集序》中:“吾乡朱丹溪,固河间三传弟子,兼法东垣,而时出之……而河间之书隐矣!殊不知审察病机不失气宜,河间固中王也。”只承认朱丹溪是金华人,而没有记载刘完素是金华兰溪人。虽不排除史书遗漏,但就目前资料看,刘完素不可能是浙江兰溪县人,后也未迁居秀水县。笔者在收集考证刘完素资料时,曾在沧县小赵营村刘守真墓碑上看到刘完素祖籍浙江兰溪人的字样,经询问,知情

人说2000年重修刘守真庙时,抄于保定刘守真庙记载。

河间和肃宁二地相邻,历史上同属一地,自宋熙宁三年(986年),才在河间县西置平虏寨。景德二年(1005年)改为肃宁城(今肃宁镇),属河间府。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废肃宁县为镇,入河间县,隶中书省河间路。金正隆元年(1156-1158年)在此置肃宁县,属河北东路河间府。历史上肃宁县隶属河间府,无论在肃宁还是在河间出生,称刘完素“刘河间”无可争议。肃宁政协编写的《肃宁文史》:据白话本《刘完素河间》“……金……刘完素寓居河间……”倾向于生于离河间不远的肃宁县,但刘完素死后的墓地在河间刘守村,从人的习惯和民俗规律推断,刘完素死后不应于离假设出生地家乡肃宁师素村之外40公里,反之佐证河间刘守村应该是刘完素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官方记载的纪念刘完素建庙时间,在河间是元初,在肃宁是明万历年间。